

黃敬《易經初學義類》流傳與刊行顛末

—兼談黃氏高弟楊克彰著述存佚

郭明芳*

晚清北臺大儒黃敬（？-1888）為《易》學名家，有著述，但今僅存日治時期陳鐵厚（1904-1997）所輯《觀潮齋詩集》存世，餘皆被認為已亡佚。陳鐵厚，臺灣文獻家，日治時期曾任職於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戰後省立臺北圖書館（今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股股長退休。蓋古來雕版印刷雖發達，但刊印花費至鉅，偏遠地區或無由刊印，著作未及刊行，稿藏於家，亡佚機率高於已經刊行者。明清以來，雕版印刷雖極為發達，但非家有萬貫者，即可刊梓。因此，明末以來出現有書坊與私人合作刊行著作的案例，雙方各取所需，著作亦得以刊行流傳。

清領時期臺灣出版不發達。一則歸因開發較遲，早年移民多屬經濟移民，無讀書人口之稱，二則至清道光、咸豐年間僅府城有印刷工坊松雲軒一家，府城以外，則必須委諸福州或廈門、廣州等地，且耗費財力無數，例如說同治年間修纂《淡水廳志》，書成，即由板橋富戶林本源家委諸福州刊梓。黃敬著述無法刊梓，自然不足為怪。

筆者知黃敬其人及其《易》學成就，乃在修習林慶彰教授開設「經學史研究」課程，老師所提及。而其《易》學著作《易經初學義類》早被認為已佚。但筆者認為僅憑未見而視作亡佚，有過草率。在翻檢前人文獻中，發現戰後仍存其家，後無蹤跡。在一次網購中，購得其書重抄影印本，頗為興奮。此書戰後曾為人整理出版，卻少為人所知，亡佚之說可止矣。然此書是誰重抄，影印情況又付之闕如。筆者曾為文評介《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新編》一書¹，雖有補充，但仍有未備。隨著筆者所收集資料增加，有必要將此書流傳與刊行釐清，遂有本文之撰寫。本文考察黃敬《易》學著作《易經初學義類》刊行與流傳顛末，同時附記其

* 東吳大學中文博士。

¹ 引見拙撰〈臺灣傳統漢語文學書目新編讀後〉（《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66 期，第 83-95 頁，2015 年 7 月）。另筆者曾經相關資料轉臺灣師大國文系賴貴三教授，先生撰有〈臺灣易學先賢與關渡先生黃敬遺著考略〉（《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第 37-49 頁，2017 年 12 月）。

高弟楊克彰《易》學著作是否已亡，以爲治臺灣經學者參考。

一、黃敬生平與著述

黃敬生平，首見於清同治修《淡水廳志》。其卷八《選舉表歲貢》，云：

黃敬，咸豐四年，原籍同安。²

又同書卷十六《附錄三志餘紀人》有簡要小傳，云：

黃敬，字景寅，歲貢生，芝蘭堡關渡莊人。少失父，事母極孝。母病，奉湯藥惟謹，身不貼席者十餘夕。家人曰：「子病矣。」曰：「吾惟求母之不病，遑知己病乎。」課徒不計財帛，但來從學者，諄誨不倦。著有《易經理解》。據紳士採訪。

此稱有《易經理解》一書，或爲書稿未成，黃敬暫訂之名。蓋其傳記爲當同治時修志所採訪。又此稱黃敬爲歲貢出身，但《淡新檔案選錄行政編初集》收有〈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滬尾街文昌祠董事林步雲等爲營兵滋鬧建祠請淡水廳移會艋舺營詣勘諭止〉，著錄其爲「廩生黃敬」，或許貢生爲較晚所獲。

光緒年間，臺灣建省。官方修志工作重新啓動。案，臺灣建省前隸於福建，最大行政單位爲臺灣府。《府志》之修斷於乾隆卅年左右，往後未再重修。迨建省，成立通志局，纂修《通志》。然《臺灣通志》並未爲黃敬立傳。

日治時，連橫修《臺灣通史》，其卷三十四〈列傳六流寓列傳〉則有其小傳並其易學著述序，云：

黃敬字景寅，淡水干豆莊人。干豆或作關渡，故學者稱關渡先生。少孤，母潘氏守節。性純孝，勤苦讀書。安溪舉人盧春選來北設教，敬事之，授《周易》。咸豐四年歲貢生，嗣授福清縣學教諭，以母老辭。假莊中天后宮為社塾，先後肄業者數百人。當是時，港仔墘曹敬亦聚徒講學，皆以敦行為本，游其門者多達材。人稱為二敬。北臺文學因之日興。敬為人謹飭，一言一動，載之《日記》，至老不倦。東修所入，悉以購書，或勸其置田，曰：「吾

² 本文所徵引臺灣相關文獻爲「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中《臺灣文獻叢刊》，不另作注。

以此遺子孫，勝於良疇十甲也」。著《易經義類存編》二卷、《易義總論》、《古今占法》各一卷、《觀潮齋詩》一卷，未刊。

其序《易》曰：「吾因卜筮而設。聖人欲人於事，審可否，定從違，察吉凶，以謹趨避，特為假借之辭，聊示會通之意。故體則兼該靡盡，用則泛應不窮。無論人為何人，尊卑貴賤皆可就此以占；事為何事，大小輕重皆可依此以斷。豈一、二義類所得泥而拘乎？唯其為書廣大精微，擴而充之，義多浩渺，研而究之，義又奧幽。前聖之言，非必故為詭祕，以待後人深求。易本懸空著象，懸象著占，道皆虛而莫據，辭易混而難明。欲為初學者講，不就其義以整其類，則說愈繁而旨益晦。譬如登山，仰止徒嘆其高，莫得尋其徑路。譬如入海，望洋徒驚其闊，莫得覓其津涯。執經習焉不察，開卷茫乎若迷。將易所以教人卜筮，欲啟之以明，反貽之以昧，欲命之以決，反滋之以疑，日言易而易不可言矣。夫易之數本於天也。天非以人為驗，無以知天。易之辭憑乎理也。理非以事為徵，無以見理。茲編之所解者，悉遵本義，主乎象占，以卜筮還之。而於各卦之義，各爻之義，復采古來人事相類者與為證明。或係前人，或由己見，皆敬小窗閒坐所讀，苦無端倪，欲以課虛責實，庶幾得所持守，誌而不忘耳。卷帙既成，不忍翫然廢棄，爰顏之曰義類存編，以示子弟侄輩。俾之便習此經，因以兼通諸史，不無稍有裨益。雖所引著，其事未必與其義適符，而望影藉響，以為比類參觀，亦足知類通達。況由是觸類以引而伸，充類以至於盡，推類以概其餘。覺義雖舉一、二人之類，可作千萬人想。義雖舉一、二事之類，可作千萬事觀。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神而明之，何致拘泥鮮通，不能兼該泛應，有負於易為卜筮之書也哉！」

又於所著《臺灣詩乘》亦有簡略生平說明，可互為參照。其言：

黃敬字景寅，淡水人，敦內行，設教關渡，及門多秀士，後貢明經。曩余撰《通史》，至北訪求。其孫金印造門請見，攜示所著「易經義類存編」。余讀其書，為作〈列傳〉。又有《觀潮齋詩稿》一卷，多詠菊；唯〈雞籠竹枝詞〉一首，琅然可誦。詩曰：『萬

頃波濤一葉舟，無牽無絆祇隨流。須臾滿載鱸魚返，販伙爭沽鬧渡頭』。(頁 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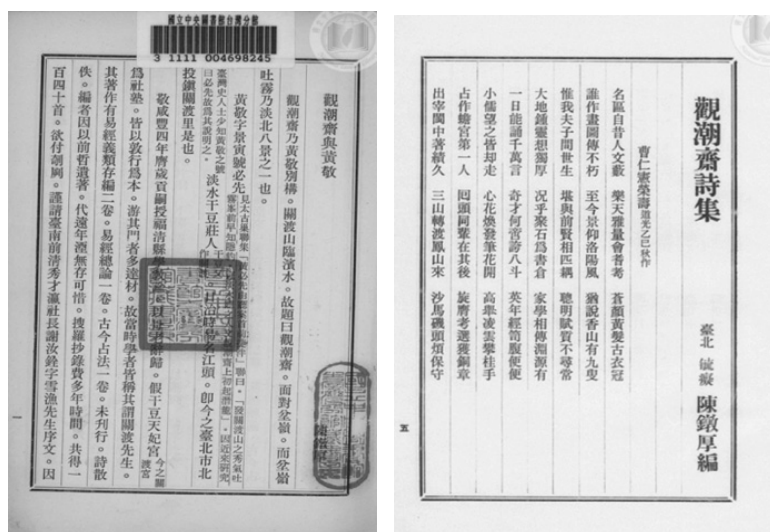
連氏修《臺灣通史》，往返南北採集史料，黃敬孫名「金印」者，曾登門並攜其著作稿本求見。連橫閱而讀之，遂為立傳，以存其事蹟。以上為黃敬生平與著述概況。

至於黃敬著述，連橫並於《臺灣通史藝文志》著錄有：

《周易義類存編》三卷、《易義總論》一卷、《古今占法》一卷、《觀潮齋詩集》一卷：淡水黃敬撰。

二、黃敬著述及其《易》學存逸情況

根據連雅堂《臺灣通史》著錄黃敬著作共有四種，即《周易義類存編》三卷、《易義總論》一卷、《古今占法》一卷、《觀潮齋詩集》一卷。



《觀潮齋詩集》書影

其《觀潮齋詩集》，在其歿後即佚。日治末期，有陳鐵厚（1904-1997）輯本刊行。今此本一卷，1940 年排印，國立臺灣圖書館藏。此輯本戰後又刊於《臺北文獻》直字第十六、七合輯。其中將日本年號改為民國，餘如舊。

至於其《易》學著作三種應稿藏於家，未能刊行，後續又無消息。因此，長久以來，研究者多半認為已佚。例如說當代《易》學學者賴貴三著《臺灣易學史》稱「黃敬先賢所著《易經理解》一書（筆者案，據

《淡水廳志》徵引)，則或許也是臺灣《易》學史中第一部存目專著。只可惜二家學說與著作未傳於後，無法明其究竟。」

事實上，吾人若仔細耙梳相關文獻，或可勾勒是書在黃敬歿後其著作流傳情況。以下筆者分別敘述時人所見黃敬著述。

臺灣史家楊雲萍（1906-2000）於所撰〈博覽會文獻館舉要〉³，記戰後初期，新的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曾舉辦有臺灣省博覽會參展書籍。時黃氏裔孫某曾借展「黃敬遺著稿本」四種：《易經義類存稿》二卷、《易義總類》一卷、《古今占法》一卷與《觀潮齋詩》一卷。由此可知，戰後初期黃敬著作仍存於世。

戰後來臺的研究者安徽人王國璠，著有《臺灣先賢著作提要》（新竹市：臺灣省立新竹社會教育館，1974 年）一書，亦談到黃敬著述流傳情況。他在「周易義類存編提要」提及：

計分上中下三冊，毛邊紙，行楷手抄。上卷百五十七頁、中卷百四十二頁、下卷七十一頁。白棉紙封面，右下鐫『萬物靜觀皆自得』陽文長方小印，左上隸書『周易義類存編』六字」卷首有自序一篇。（第 5-6 頁）

其末言「惜書不傳，未窺其詳也」。又「易義總論提要」云：

民國十六（1927）年，連橫先生創辦『雅堂書局』，謀刊未成。惟就上存諸書而論，似為殘稿，奈是書失傳已久，無以證之。或謂黃氏諸作，曾由其子孫售於上海某書商，商患僚死，遂不悉下落云。（第 7 頁）

據此或可知，戰後初期黃氏著述稿應仍藏於家存世。而王氏之售諸滬書估說法似可備一說。蓋 1948 年臺灣省博覽會曾借展，楊雲萍有文記其盛。倘黃氏裔孫售於海上必當鼎革（1949 年）後，是時兩岸已無法交通。就目前所知，黃氏著作僅《觀潮齋詩》存，餘皆不存，乃為學界所共知，至少賴貴三在其《臺灣易學史》也是持這種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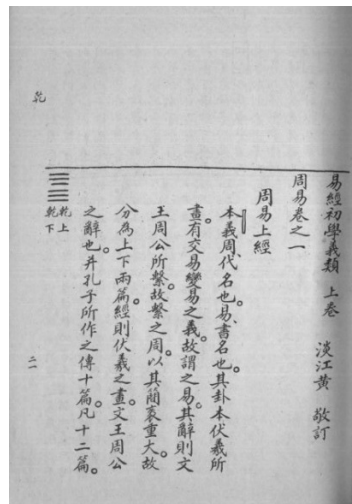
³ 引見楊雲萍著《臺灣的文化與文獻》（臺北縣：臺灣風物雜誌社，1990 年 1 月），第 106-107 頁。

三、黃敬稿本流散與刊行

黃敬《易經義類存稿》稿本至戰後初年仍存於世。但是否今日仍存於世？在筆者購得《易經初學義類》之前，大多數學者存否定立場。

筆者購《易經初學義類》於網路「露天拍賣」。是書卷端作者署「淡江黃敬」，引起筆者好奇，及購入，又引發筆者幾點問題，一是此書是否為黃敬《易經義類存稿》稿本，二是黃敬此書流傳到刊行過程如何。蓋此書似非原稿本，卷前或有缺葉之故。

筆者所購得者為 1973 年臺北萬有善書出版社影印本，推測應非黃氏原稿影印，應有經再謄錄。前有〈印經緣起〉一文今已無之。後有據《臺北縣志》所謄錄黃敬傳記一篇，或可知是書應是民國四十九（1960）年《臺北縣志》纂修以後所重編印行。而所錄黃敬傳記知此淡江黃敬即《易經義類存稿》作者黃敬。時筆者曾撰有簡要題記，云：



《易經初學義類》書影

《易經初學義類》二卷一冊。清臺灣淡水黃敬訂。據後人抄本影印。

黃敬字景寅，學者咸稱「關渡先生」，清淡水廳關渡（今臺北市北投區）人，生平不詳。清末北臺大儒，精《易》學，生平傳記詳臺灣通史與《詩報》第二〇三期。

臺灣於清初始入版圖，開發較遲，且多屬經濟移民，因此學

術不盛。縱有官員勵學，其目的皆在中舉，少與學術相關。歷百餘年統治，乾嘉始有學人著述，然這些著述多半僅稿存而佚，流傳下來幾乎為零。這也是歷來探究臺灣本土儒學所遇到最大困難。

此本《易經初學義類》或為《易經義類存編》抄本，為黃氏後學所謄錄，謄錄時間當於 1960 年《臺北縣志》出版以後。蓋書前有據《臺北縣志》所謄錄傳記一篇。1973 年 10 月臺北市萬有善書出版社據以影印。所謂後學謄錄者，或為陳鐵厚者也。

是書首〈印經緣起〉，缺。次《臺北縣志·黃敬略傳》，次〈目錄〉。正文分上下兩卷。題目「易經初學義類。上卷。淡江黃敬訂」，內文分上下二欄，上欄說解、下欄為《周易》本文。是書原稿或已不存，此抄本則有保存文獻之功。此本未見臺灣有館藏，僅美國西來大學（the West University）圖書館著錄有一部⁴。今（2013）十一月中，於露天拍賣見得，遂以二百金急購之。此本得之北投暉欣二手書店，北投先哲著述得之北投，真冥冥注定矣。此本後持歸林慶彰先生。二〇一三年十一月郭明芳謹識於中和。

以上題記略述筆者得書之由，然對是書戰後流傳以至於刊梓，由於書前〈印經緣起〉一篇已遺佚，而無法得知。此書後輾轉歸《易》學專家賴貴三教授，先生曾申請科技部計畫整理與研究。

不數年，筆者又於網路「孔夫子網」購得是書初印本。⁵此本為足本，前有〈印經緣起〉，於是書流傳問題，始得解決。又從該〈緣起〉署民國五十四年，或可知此本為初印本，約民國五十四年八月左右刊行，後萬有善書出版社再取之重印，並刪除〈印經緣起〉一文。其〈緣起〉全文照錄如次：

此編為范教璿道長民國四十五（1956）年得之於舊書肆中。

五十二（1963）年夏，聞之於吳槐先生，云此編之撰者黃敬先生，係大龍峒陳迂谷維英先生之高弟，為清咸豐間淡水廳貢生，與士

⁴ 後查得國立臺灣大學華語文中心有典藏一部，與「萬有善書」版不同，似為本文後所言之初印本。

⁵ 此本雖購之孔夫子網，然賣家為臺灣人。後另開訂單於「雅虎拍賣」，以廉值購得。今日網上亦見有數本前後印本，往往皆標以高價。

林之曹敬並稱之臺北二敬。此書迄未付梓，乃集資付印，以饗同好，並誌始末，以彰撰者。印前因年久多蠹蝕之處，承俞華羣道長補缺，並此誌之。臺灣道院、世界紅卍字會臺灣省分會謹識。
中華民國五十四（1965）年八月二十四日初版。

案，范教璿，生卒年未詳，曾任世界紅卍字會臺灣省分會（今世界紅卍字會臺灣主總會）會長。世界紅卍字會為民國十一（1922）年成立於上海之民間慈善組織，該年九月在濟南召開籌備大會。該組織拓展極快，日治時期，臺灣亦設有四百餘處道院。臺灣道院於戰爭間或有損傷，現臺所存者為戰後由大陸移植入臺。紅卍字會於中共建政後，逐漸消逝於大陸。

吳槐，生卒未詳，字琪樹，日治時期曾在《民俗臺灣》撰文，戰後由臺北市太平國小教員退休，曾任大同區長、臺北市文獻會委員，同時亦在《臺灣風物》、《臺北文獻》等刊物撰文。

據此篇〈印經緣起〉，吾人或可知《易經初學義類》乃范教璿購之臺北書肆，此亦可見王國璠的黃氏著述見諸書肆說法並非無據。由於書已遭蛀，故重新謄寫印之。後萬有善書社又據此本再影印。可惜的是，此二本今日流傳甚少，幾乎未為人所知。此書部份內容，曾輯入林慶彰《清領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以供研究者參考。而此書之重新問世，不僅對清領時期臺灣儒學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且可對新編《清史藝文志》提供一則訊息。

另外，在初印本中卷末附有一張「勘誤表」，勘正原來繕寫之誤。1973年萬有善書出版社重印時，不僅只是影印原初印本，而未將此「勘誤表」附入。這是使用萬有善書版所必須注意者。⁶

四、附論：黃氏弟子楊克彰《易》學著作存佚

黃氏弟子楊克彰亦有《易》學著作《周易管窺》。前述楊雲萍〈博覽會文獻館舉要〉一文亦載之。然此書今日學界亦認為已亡失無存。例如

⁶ 筆者所知，賴貴三教授曾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關渡先生黃敬《易》學及其傳承與影響研究」（編號：MOST 105-2410-H-003-115-），將此書全文輸入電腦，預計出版。而賴氏所用底本即筆者初次購入之萬有善書版而無勘誤表。

說《臺灣歷史辭典》（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4 年 5 月）黃美娥所撰「周易管窺」條稱《周易管窺》稿本，「現為楊氏家藏」。又「…原著有《周易管[窺]》6 本，及《易中辨義》2 冊，但遭二次洪水，次子楊嘯霞保存《管窺》1 部，餘皆飄失無存。…」

案，楊嘯霞即楊克彰之子楊仲佐（1876-1968）號。仲佐，網溪別墅創建者，戰後曾任永和鎮長、臺北縣文獻委員會委員，子楊三郎（1907-1995）為著名畫家。在楊嘯霞《網溪詩文集》卷上即收其父著述數篇。其〈網溪詩文集序〉言：

先大人著《周易管[窺]》六本、及《易中辨義》二冊以外，所作經解策論制藝時文，不下千篇，遭兩次洪水，僅存《管窺》一部，餘皆漂失無存。五年前偶於故紙中搜得同治年間，蒙臺灣學政夏公獻綸以冠軍入庠之制藝一篇，手澤猶新，面命如昨…

又在是書錄有楊克彰著述序跋兩種弁言，云：

先父所著《周易管窺》被洪水沖壞數頁一事，已載別文。最近經「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將原本攝存，待補闕後印行。茲先將其原序，有關《易》理雜文，擇其一二，以供參考。

據此，可知楊克彰著述今僅《周易管窺》存於家（有缺葉），而此本又有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攝影底稿。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整理組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圖書目錄（第一輯）》（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0 年 6 月）著錄，云：

1913 周易管窺六卷 6（冊）楊克彰（不詳出版者）民國 44 年（頁 187）

可惜的是，這個攝影本在後來臺灣省政府圖書館編《臺灣省政府圖書館圖書總目錄》（南投：臺灣省政府圖書館，1993 年 6 月，四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典藏中文圖書目錄（第一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 6 月）均未收錄，或可知原文獻會之副本已無存。而楊氏家藏稿本，今日亦已未聞，亡失機率頗大。當然，筆者希望這只是悲觀想法，還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出土，將之出版，以提供學者研究。筆者現將楊克彰著述或僅存於《網溪詩文集》數篇以及其他散在報章資料，整理如次：

楊克彰制藝題：〈大[太]甲曰〉⁷

任聖之訓嗣王，其言可進述也。夫〈大[太]甲〉之篇，伊尹之訓嗣王者也，而其旨可與《大學》相互證，能不繼〈康誥〉而進述之乎，且千古忠君之人，即千古能誨其君之人也。君而克遵於道，啟沃不容或疏，君而未率厥型，提撕更不容或緩，間嘗於有商繼世。見夫〈阿衡〉之訓嗣王，覺其言約而其旨該，有足與《大學》相互證，而令人進述不忘者也。吾引〈康誥〉之言，此固以兄誥弟，而非以臣誥君也。夫以臣誥君者，其惟〈太甲〉乎，先君無祿，嗣子可輔則輔之，乃克念作聖，罔念作狂，名言已知其不惠，則惴惴雖切，其又何說之可陳。國祚未衰，幼主可承則承之，乃欲以敗度。縱以敗禮，彝訓久置諸罔聞，則納誨雖殷，其亦何詞之可感。然觀〈太甲〉之篇，伊尹之訓嗣王，獨振振有詞者曷故，蓋誠念夫躬居民上，檢身未可或忽，苟不能自殫其修省，則無以徵諸表率，未免有愧於亶聰。此而不為之警，將顛覆之為，有甚於矯誣之罪矣。所以冀君心之感悟，而慷慨陳詞，獨具老成之慨，以垂其法於簡篇。又誠念夫身為物表，反己有難以苟安，苟未能自深其警勵，則無以盡諸隱微者，未免有慚於賦畀，此而不為之懲，將作孽之舉，難追乎先享之忱矣。所以期君心之感激，而剴切揚言，獨具大臣之風，以著其功於史策。我於是由〈太甲〉而繹其言焉。夫以老臣居朝右，豈無惕躬之要，足以取資，而不聞於一己姘修，銘其箴於黼座，亦謂以臣誥君，不敢自誇其美也。則善有攸歸，而先王可溯，其言有所見端，為之述以互勘。蓋〈太甲〉三篇之首，片語輝煌，猶見典型之在即，而獨得其本原。我於是由〈太甲〉而念其言焉。夫以冲人為元后，豈無歷代之謨可以借鑑，而不必以前朝彝則，參其說於爾時，亦謂以臣誥君，無事遠徵諸古也，則訓貴密邇，而列祖可追，其言有足聽聞，為之引以類證。蓋〈太甲〉一書之中，片辭精切，猶見詎獲之未忘，而堪申其意義。顧謏天之明命，伊尹之訓嗣王如此，不可援以釋

⁷ 楊仲佐《網溪詩文集》卷上，收入黃哲永編《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臺北市：龍文出版社，2009年3月），第六輯，第四冊，第1-2頁。

《大學》乎。

楊克彰著述序跋兩種⁸：

楊仲佐〈弁言〉：先父所著《周易管窺》被洪水沖壞數頁一事，已載別文。最近經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將原本攝存，待補闕後印行。茲先將其原序，有關《易》理雜文，擇其一二，以供參考。

楊克彰〈周易管窺略序〉：《易》以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聖人著之以為經，非僅為一時卜筮用，實為天下萬世而占者也。學者能就逐爻之義引伸互證，觸類而旁通。舉凡眼前時事，何者與易合，何者與易違，自可明徵所受之不爽。予挾管窺之見，謬希吞象，亦以此書本於自然而出。其言簡而賅，近而遠，理无不備。有可即其動作之妙，而知變化之神，但不即其切於日用行習者以求之。未有不視為高渺而難窺也。約而解之，可免艱深之慮，竊願有心斯道者，共為參考，是為序。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仲夏之月臺北楊克彰識於臺南府學之學署。

楊克彰〈易中辨語〉：凡讀《易》宜於陽爻陰爻、陽位陰位、有應无應，以及上乘下乘。觀其有用无用，而其所最要者，仍在本爻居於何處，本爻是論何事，乃即本爻之意。分其爻位而互參之，若乾之卦在純陽論，九三上九雖過於剛，而總不強於大過之九二九四。蓋大過本屬陽過；九二稱老夫，尚必資初六之柔以相濟。九四所以揀隆而吉者，即與初應也。有它當指不應而言，九三以陽居陽，揀撓而兇，至九五之居陽，雖視三為得中，不即遂為揀撓，然不免過於強而僨事，以致其弱矣。生華逞其餘焰，不留餘器，其義應為老婦，不得以士大夫目之。困之九五剝削，非受人剝削也。《易》為君子言，卦以陰揜陽，故名為困。然即九二揜於二陰，已不甚困，即相揜以論爻，所最困者六三耳。六三單陰无匹，故為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九四在卦中為困，在本爻之位，應是濟困。其所困者，特以與初六有應，而治之不遽下手耳。九五有四為與，豈有受人剝削乎？或與九四為強臣，故九五受其

⁸ 題目為筆者所取，同上揭引書，第 10-13 頁。

迫制而有傷，誰知此卦以陰揜陽，即有以陽制陰，豈反以陽制陽，而至於相傷。井之九二與九五，陽爻有水，得中則水清，特不相應。故九二水不得上，射鮒、是泉急而射於鮒，鮒若不能安，非下注於初六也。九三應是有水而濁，非不停汙也。蓋九三不中，是人之有才而偏者，如謂水清不食，曾亦思往來之人，亦得共井其井，何以不食而反為惻乎。而且與上六有應，誰是清而不食者，彼初六之井泥不食，要亦與四无應，無人為去其泥耳。九三曰「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未必不以上六之應言也。井以養人為義，六四有養人之責，无養人之才，而又與初六无應，必廣集賢才以為養。甃者、廣開井穴外四旁，實瓦片砂石以通其四邊之水，非僅以砌石為脩井也。頤之初九不用求四，豈有為四所笑，而設其言以相譏者。此卦上下兩陽俱能養人，但初九屬震體，動而多嗜，故不留以養人。祇知自養，謂六四求初之才以為共養則可。至於笑之必无是事。偶舉數節論之，其餘可以類推。今予所解，與諸說不同者，有百餘條，亦為管窺之所見務其有當於前聖，非敢有薄前人之說也。前人空所依傍而尋其緒，其一得皆經數百倍之精神。予從其後以窺其旨，已幸有先路之開矣。其所解即幸而中，亦何敢自多云。謹讀此篇乃先大人別著〈易中辨義略序〉亦未可知。又有磐石生〈楊克彰先生訓蒙錄〉⁹：

予友曾以楊克彰先生訓門人要領及詩十首相示，予感其有益於後學者甚多，故為揭出，以公同好。磐石生附記。

讀書只在靜與勤，補勤不靜不須云。我今為爾存一說，千金難買是此文。此文由來傳蟻術，句句皆從閱歷出。事可讓人且讓人，勿慕虛名宜求實。立志用功要即時，長大無成悔已遲。二十歲內書宜熟，以後專攻文與詩。作文端求讀文得，高聲朗誦宜著力，要精要熟不要多，由淺入深無遠則。欲讀其文不留心，一字未解貽誤深。之乎也者原無定，妙義須從靜裡尋。逐筆逐句認分明，細加密詠始放聲。聲有疾徐兼高下，神往興來快我情。欲理

⁹ 磐石生撰〈楊克彰先生訓蒙錄〉(《臺灣教育會雜誌》第148期，1914年8月，頁4)。

聲音不用藥，腰騰足開坐半著。大振氣力韻鏗鏘，未作文時機躍躍。讀罷切勿多語言，閉目靜坐趣悠然。觸類引伸能會悟，一片冰新絕俗緣。有時獨行能時習，緩步輕聲無逐急。手舞足蹈見天機，何至作文多羞澀。夜間就枕勿他思，融會佳文意義滋。此語勿忘能補拙，登科發甲即由斯。凡讀文必先玩其文之意詞筆氣局神，然後高聲以領之，靜存以會之，而後文之機調法度盡藏而不遺失，方無負所讀。倘讀文不加以揣摩研究之功，而僅學佔華之事，雖誦讀萬篇，不但無穎悟之取益，且加以迷茫之致損。是故善讀者，有口誦之功，亦有心維之變。凡讀至輕重高低處、激烈風度處，均要隨文處宜。又讀文必令出口如流，謹記終身，勿貪多無得，隨得隨失，有名無實，慎之勉之，勿貽後悔。想題貴知字句輕重，則不至浮泛，布局貴知理弊功效，則不至雜亂，想意貴知前後左右，則不至束縛，用筆貴知縱擒吞吐，則不至平版，造辭貴知軒墜堂皇，則不至無味，鍊句貴知平仄對仗，則不至佶屈，虛字貴知聯屬叫應，則不至間隔。

又黃萬生〈楊克彰夫子三十年忌賦此誌感〉¹⁰：

追尋往者思綿綿，立雪於茲五十年。遙拜東山雙墓地，空懷淡水幾重天。曾聞易理見天心，道妙而今尚可尋。體象六爻參變化，情通三義勝規箴。白頭何以報師恩，徒記春風桃李門。三十年間真轉瞬，音容雖藐德猶存。克彰先生為北臺名儒，遽於《易》理白顯[?]門下，至今誦德不忘，師弟之情誼如斯，洵堪諷世。潤庵[魏清德]漫評。

以上為筆者重新對黃敬《易經初學義類》流傳與刊行進行考察，對前所述有相當大修訂。蓋凡文史研究首重資料獲取，隨著新材料出現，必定會對原先舊有材料或臆測材料有所修訂。今日透過不斷的耙梳，對臺灣文獻的認識也更清楚。本文將筆者發現黃敬《易經初學義類》情況敘如次；同時就筆者當年所查找一些有關黃氏高弟楊克彰資料一併附入，希望能對後來研究者有些幫助。

¹⁰ 引見《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4（1925）年 5 月 7 日，第四頁